慎思録

一

滋賀縣尋常中學校藏書
部類 雜
番号
記号 一
冊數 六

919.5
347
Vol 1

益軒貝原先生著

愼思錄

神京

書堂瑞錦堂藏版

滋賀縣[illegible]中學校藏書印

愼思錄自叙

古之聖賢說思之有功于問學不可勝言夫子以學與思相對說而其功相等何也蓋學貴自得苟不愼思則雖博學審問不能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己故程子曰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然則思之功其義大矣哉余自十四五歲頗

知聖學之可尚而好誦讀經傳自幼至老晨昏不廢妄意有欲自得之志且禀性拙鈍而闇機務是以無他事縈念嘗以講學之事爲當務之急故平生不喜作拙詞泥訓詁而作無益曠學功焉居閒讀書之時每有心生疑惑則欲開通而恭默思之思之弗得弗措精氣之極似有鬼神教之於此乎每有會心則記之策積歲而成編雖僭忩之罪固不可逃庶乎愚者千慮有一得嗚呼老懶之至不能修改舛訛自以爲憾而已然鄙陋之作奚待後世之子雲乎故非敢欲傳諸達識將以備衰殘之廢忘且以欲遺之後裔而爲家訓云爾

正德甲午立春日

筑紫後學八十五翁貝原篤信書

慎思錄卷之一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而不學與不學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故爲人者必不可不學爲學者必不可不知道知道者必不可不行知道至難自古英才敦行之士不爲不多然知道者鮮矣學問思辨之功所以不可闕也

爲學者只要明辨善惡而進善遏惡而已矣苟不如此則不足以爲學故先須立其基本又守其禁戒基本立而後可進善禁戒行而後可遠惡蓋爲學

有大基本謙之謂也有大禁戒矜之謂也謙者温恭自處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好問而不自用不責人而責己苟如此則其善將日長此君子上達之道也矜者自是自滿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好自用而不好問負其智而不資人不責己而責人好勝人而欲上人苟有勝心如此則其惡將日至此小人下達之道也初學之人不知禁戒不立其基本則以所學誇己譏人學者苟有這一點勝心則雖通經傳好理學欲求益反自損其天性日陷于下達不如無學也愚謂謙與矜者爲己爲人爲善爲惡爲君子爲小人之所由分也故初學之人先須立其基本守其禁戒而後爲學也

子弟輩爲學之道須以論語孔子所教爲法是聖門之懿訓萬世之模範也蓋聖人者百世之師天下之標準也其言乃萬世之信也學者所可仰慕而循守者豈復有以加於此乎學者須必由是而學焉是爲學問之成法如讀書記誦固是子弟當務之事然不可爲第一義苟篤行於孝弟謹信等事而有餘力則可以讀書講習博學審問爲勤須講

究義理闡發聰明自初學至成德而爲學之法須如此若未能以孝弟忠信爲善力行立基本徒以博覽記誦爲急務是後世俗學口耳之習耳非聖門教人之道也

子弟居家則順父母宜兄弟敦親戚在外則汎愛衆親仁凡接人倫平心和氣慈愛恭敬懲忿窒慾自反責己有恕有容而居常以爲善爲樂此學者自初學至終身爲日用當務之工夫一生之事業先須於此立基本

爲學之道以爲仁爲本以忠信爲主以孝弟爲先以博文約禮爲勤以爲君子亦爲志是孔門教人之規模也仁也者何也是爲善之摠稱慈愛之理也孟子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求放心者乃求仁也

聖人之教人也在厚人倫厚人倫之道以愛人敬人爲本是愛敬者厚人倫之道也愛敬於父母者又其本也教幼學之輩先須以愛敬夫温恭自虛爲子弟者所當先服行也是乃接人倫爲善之始也

心在隱微之中未有形迹之著操之也難矣發乎情而後有迹而善惡著矣於此乎可操而存情由氣而發故正心之道在養氣養氣者動靜語默接人

應事常要和平和平之之道所謂在持其志勿暴
其氣而已大率日用常行之際修己接人之道以
温恭爲基堯允恭克讓舜温恭允塞夫子温良恭
謙讓燕居申申夭夭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管
子弟子職曰温恭自虚聖賢所行皆是這件事夫
人之一身心固爲主而氣專用事故七情思慮視
聽言動皆氣之所爲不可不養之以節若暴其氣
則爲失其道故平生温恭和平以養氣是即所以
養心而養心與養氣非二事也

平心和氣是養身養德之工夫

養氣而無暴之工夫在温恭和順從容不迫而不動
聲色養氣如此可以不失其樂

温恭之二字經傳多言之是爲爲善之初苟不如是則
不能爲善接人之道當如是

人氣須是剛不剛則不能擔當義理又須是柔不柔
則不能和順義理勿以剛暴其氣勿以柔從俗流
須剛柔並行不相悖學者養氣之道須以不剛不
柔爲節度是學者之要務也剛者非强暴之謂不
屈于欲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剛也柔者非
軟弱之謂温和謹厚能忍者柔也

學者居常須以温和慈愛爲心便是爲善之本以仁存心也如嚴毅威武須用之有時非居常之道也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人心不和平則百般病痛自此起矣學者應事接物皆須要胸裏和平和平則忿厲粗暴之氣自然消除便是無暴其氣之事養氣之工夫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蓋欲學聖人者須要從容和樂是儒者平日之氣象宜如此

心體本隱微未著形迹則不可執持矣志是心之所之氣體之充也人心之動靜無不資氣若暴其氣則志亦難持而心體亦爲之動故曰持其志而勿暴其氣此養氣之工夫乃持志存心之道也蓋以養心爲主意以和氣爲工夫故養心之道在養氣養氣之方以和平無暴爲勤此日用常行之緊要爲學者之急務然而後之學者不知以之爲緊要故爲此工夫者極鮮矣今之學者平日之氣象言貌都是暴其氣之事且其接人也一言忤旨一事不合則睚眦發怒厲氣拂戾凡言行以使氣爲尚者不可爲儒者之氣象明道之接人也一團之和

氣如坐春風之中是無暴其氣之至也大賢之氣象學者所當爲則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有禮義也人苟無禮義則與禽獸何擇禮義之重如此故自初學到成德須以禮義爲準則不可須臾離也

教學者以日用彝倫之平實切近者爲先焉聖人之教本自如此是學者易曉易入之道而與異學之徒浮虛貪高而大言者異矣聖學之訓不要極高極深益高深非所以教初學也聖人之道自是易簡雖愚夫愚婦易知易行者是下學之事聖人之

本教也若夫極高深者下學之功積久而自然而得者是上達也蓋下學而上達者爲真知不下學而欲上達者爲空言此理之所無也

後世學者雖耽嗜讀書而無志知道平生拘章句泥訓詁而無精明思辨之功故雖治經讀書之日久不能彷彿知大道之要或爲無用之閑言語爲閑勞擾而作拙詞勞心費功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其不進學者宜也哉

爲仁之道在厚人倫而已厚人倫之工夫以慈愛恭敬謹言力行爲先務以孝弟爲本是日用彝倫之

事最以爲當務之急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德行
後文學古人爲學之道也
以仁愛作善爲樂是君子之心雖衆人若有志好善
則其知之行之也各循其生質之分而至之易何
則人性本善好善惡惡是天性之自然者故夫婦
之愚不肖亦可與知能行也凡好善之道其所守
約而所施博施之則悅者衆此可爲要道故爲學
之道唯以爲善爲事而已矣
力行以厚人倫爲道是天理民彝之大節爲日用當
務之急爲學之功須專一乎此文學其餘事也不

可爲先務然有餘力則文學亦可勉勵不可急廢
蓋學文者所以明力行之道也
學者須以孝弟謹信爲先次以開發於聰明爲當務
之急蓋雖爲學敦篤然偏僻蔽固則塗塞心目而
不能開發於聰明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
學者必通道而後可爲君子之學故修孝弟忠信之
餘服須以研究於義理開發於聰明爲務苟不然
則雖博學廣聞經義詳審不能通道徒記誦訓詁
之習而已何以可判斷於天下之事理辨別於天
下之是非而無差失乎且或以雕蟲之文藻飾之

詞爲事雖巧亦何有益于己補于人乎哉
凡爲學焉者將以濟用故學必施於事而後可爲有用之學其曰有用之學何也曰是明人倫施事業修己治人之學也不然則雖了悟於玄理大言說高妙何以於人倫之道而有濟乎可謂無用之學也夫爲學如此則果何有小補于天地之間哉可謂爲無益而害有益也
知道是爲學之主意蓋知道則行道亦在其中矣古人之學知之則必行之非徒知也能知之則無不能行之患不能行者不可爲眞知也故爲學可要知道若不知道不足以爲學知道之難豈吾輩庸人之所容易可得哉然人性本善良知具矣故道之端緒其小者雖愚夫愚婦可與知學者若眞積力久則必有其效是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各隨其識量之大小與其勉學之厚薄而無不可得之理世之學者只耽嗜典籍而無求道之志或雖有求道之志然不知求之之道雖勤經術而刻苦然後拘滯于訓詁而不能自得所以終身不能知也
學將以知道也聖人詢詢垂教可謂至矣盡矣欲使

愼思錄　卷之一

學者知道也後世學者益多而不能知道者何耶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其所志者何也以知道爲志也學者雖博聞廣覽然無志于知道而徒以章句爲勤者其失有三焉曰溺詞章泥訓詁止記誦此三者之習雖終身讀書然不能知道可謂勞而無功也且雖有志于求道而無三失然不能知道者其失亦有四焉苟不專一于聖學則志分于他岐故迷而不能知道其失一也不博學之則孤陋寡聞而不能知道其失二也不致思精詳則粗畧而不能知道其失三也如曲士之束于敎則雖爲學專一然拘泥而不能知道其失四也須無斯數之失而以爲知道之工夫也

爲學之工夫古人以知爲先者蓋知以開導非先知之則不能力行先知其知當行之端緒也如事親者先知溫清定省出必告反必面之法是也非窮知畢而後方行之之謂也既知其端緒則行之最爲急矣此乃知行並進之工夫須如此蓋知行二者如車之兩輪如鳥之兩翼闕一則不可也故學不要徒知之必要力行二者可以爲學而以行爲重若不能行之則雖徒知之都無用不可以爲學

是以學焉者知之爲先行之爲重也非行之則不能眞知譬如行道路其道路之里程山川之形勢雖有記籍而詳審然非躬親經過則不能諳知其眞境故行而後知者眞知也

古人之爲學也以知道爲主意是以雖其稟性有利鈍終有自得之功今人之爲學也嗜書傳識者往往有之然其所用功止乎訓詁記誦詞章二者之習而不能知道其間復有專嗜經義者然其所講究唯在于章句之間而不能愼思而做致知之工夫雖自以爲道學是亦訓詁之習而已矣失治經之道雖辛苦窮年經義頗詳所以終身無自得之效而不能知道也

古之學者下學而上達登高必自卑也蓋學者先於孝弟忠信日用常行以務實爲本而後學文以明善則知與行並進日新不息用功積久是下學也而後義理開明躬行純熟自然可上達故學者工夫只在下學而已上達者不期然而然自然之效也蓋所知所行卑近而工夫愈平實則所得愈高明所謂下學而上達者須如此苟廢下學而不勤直務上達欲高談性命遠極精妙而好大言快論

此非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而循序漸進之道便是欲一超直入者此理之必所無也與孔門立教之法相乖戾雖未至絕滅人倫是與異學同流爾

致知之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不厭煩擾講究多則自然豁然有覺悟是格物窮理之工夫而其中以當務爲急有本末緩急之序不可紊也若舍一身所備之道理而不省欲泛究萬物之理此非儒者之學便術者之事也須自本領末自近到遠循序而有統紀

人心多蔽塞而有偏執是以昧于自知賢者以下所不免也故古人曰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夫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最難以爲學之方須舍己從人虚以受人庶乎無偏曲之弊不然而固陋執滯自是不取於人則雖信道篤雖操心堅終不能知於光明正大之道而不免爲愚昧之歸甚如此則豈特害其心術邪抑亦可以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甚矣偏狹固滯之爲病也

顏之推曰人生難得勿空過斯言有旨哉蓋羣生之中爲人爲難且不能再生豈可空過此生乎可惜

醉生夢死枉過一生也苟爲人而不能聞人道雖長生不死爲空過然則爲人則須要聞道聞道之工夫又唯在于能學而已矣

天下之人天爲父地爲母而爲天地之子是以萬物之中唯人爲最貴是所以爲靈也夫然故人之於天地有罔極之恩豈唯稟氣之初資其始生之功而已乎抑有生之後覆載愛育之恩亦係乎此矣是故儒者終身之事業皆在事天地而盡其道而已矣西銘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之意學者之所當知也事天地之道如何曰爲仁而已矣爲仁之道在存心養性而愛育人物而已蓋吾心性乃天地之所賦與即仁也存養之而不措亡者事天地之本也且夫天下之人物是天地之所生也天地愛育於其所生是故君子事天地之道在親親仁民而愛物而已聖人所以敎民以惇五典也且其餘事又在愛物而已是惇人倫愛萬物者所以奉若于天地生育之心也然則豈可敢慢惡於人暴殄於物而乖戾于天地生育之心乎是以愛養於人物者乃存心養性之功用而爲仁之事也是事天地之道也

西銘以天地爲父母以萬物爲一體而發明於事天地之道爲親切學者須先知此理終身服膺而無失也

學貴自得故非自得則雖記覽廣博經義詳審乃章句之習訓詁之學而已未足以爲貴也

恭默思道是所以自得之工夫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學者之自得與否者因克念與不克念也思之於學功也其益大乎哉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聖人以學與思對言者誠有以也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非自得則不能也蓋不能自得則雖博古知今不可爲知道此學所以貴自得也

自得之方以慎思爲要所以通精微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程子亦曰學本於思蓋自得之方固以博學爲先然非慎思則不能默識心通而得之已自得者何也自然得之也所以自得者不急其功不躐其等深造以道用力久而自然得之也不可臆度而強求也又不可偶然而頓悟也

凡接人倫之道以愛敬爲心愛敬始乎事親豈啻施於父母而已哉愛則不敢惡於人擴之則至于博

施濟衆仁之行也敬則不敢慢於人擴之則至不敢侮於鰥寡禮之行也推人之道盡于此而已矣二者皆日用彝倫之間所可常行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然愛敬以信爲本苟無信則雖容貌恭謹言語婉婉亦不足以爲愛敬而已

人之性多偏自非聖人所難免也性之偏處乃過之所生也故雖賢者不能無過苟不能自省則其言行不過者寡矣且衆人之心多壅蔽而偏狹故學者貴於多見多聞好問取人聞過納諫不貴徒執己見而自是

人非聖人誰無過雖有過知之而能改則歸無過故人有過非所以爲恥苟私意蔽固則雖有過而不能知之雖知之又不能改所以爲可恥也方其有過時不可以爲非過而遮護掩藏須直爲己之過顯揚而速改之然則於其心術也無所分毫損闕何恥之有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者此之謂也苟恥過遂非以爲非吾過而僞飾掩藏則其爲過也益大而罅漏百出所以甚爲可醜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爲學泥於訓詁者極破碎支離而不切於窮理耽於詞章者務奇巧麗飾而不能就實貪於博覽者游蕩汜濫而忘復諸本襍于異學者偏倚駁雜而不純正要之皆足爲學術之累矣夫爲學之道須以知道行道爲志是乃博文約禮之工夫也苟無二者之工夫徒以好訓詁詞章博覽偏異爲學則不可爲儒者之學也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西山眞氏曰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篤信曰孔子說仁之一字正兼四德於易說仁與義孟子說仁義復兼說仁義禮智至漢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常並擧者以是爲始是亦疑非董子初言古之遺言也然而信乃仁義禮智之實者非四德之外別有信故孟子曾說仁義禮智說四端

今之學者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愼德力行之功常少故雖文學漸進然德行之不進也宜矣且雖文學長進然不能開明義理者多矣此皆讀書之人所當恥也

後世學者之持敬以色莊拘執爲持敬之工夫然以慈愛温恭忠信好善爲勤者鮮矣故其所行矜己責人刻薄不仁而好誹謗不能反己自厚由務外而不主忠信也苟不主忠信則其主敬者非眞此可爲色莊人也

存養省察之工夫爲心學之要務存養二字二程子取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言以爲學者平日動靜之際保護於心性之工夫省察二字出乎楚辭九章朱子取之以爲情意初動時辨別理欲之工夫前此經傳之中雖既有此意尚未有此名後世有此名者盖自程朱而始是亦有功于聖學也學者不可不知其所以立名之意與其所以用功之道中庸所謂戒慎恐懼者朱子以爲存養之工夫慎獨者朱子以爲省察之工夫都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之事也

存養是常時存養心性之工夫貫動靜自至靜無事之中至應事接物之時無時而不然是全功也省察是動時之事一念既生七情方發之時省察其善惡而審其幾也然且有克治之工夫是省察之後窒其所發之人欲而克治之也是亦爲動時之

事存養譬如平時穀肉保養省察如問症診脉而知病之所在也克治如以鍼灸藥石攻病也三者皆存心養性之工夫而省察克治亦存養中緊要之工夫也

舜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如此而可旁達天下之聰明廣視聽於四方以決天下之壅蔽蓋天下至大唯恐下情不通聞見有壅蔽然以四方之目爲目則無所不視以四方之耳爲耳則無所不聽以四方之心爲心則無所不通舜之大智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如此學者之於道亦當以是爲法蓋天地萬物之理天下古今之事可謂廣大矣須開濶其心胸廣博其聞見以取天下古今之善明天地萬物之理苟負己之視聽而自是不取於人則壅塞而不通偏而不大所謂自用則小也不明孰甚焉以如此偏狹蔽固之見欲窮於天地萬物天下古今無窮之道理不亦難乎

人生不滿百歲豈可放蕩曠日而不惜空過斯生耶古人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又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言可時省

或疑世間讀書之人多矣往往無益于身心者何也
曰爲學在立志苟無志之人雖廣覽博聞無益于
已然志者由己而所有非營別人須自己奮起故
皮日休云聖人與人道不能與人志夫六經四書
所載者聖人之道也六經四書之文字者聖人之
言也有志者誦其言而求其道所以有益也無志
者誦其言而忘其道所以無益也凡學焉者貴躬
行心得之苟無志求聖人之道則不能躬行心得
然則雖博學強記日日說經義奚可有益于其身
乎

學者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今
日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自今人作無益害
有益而廢時曠日可惜哉

辭尚體要蓋發言須要主意專一而不支論說明詳
而不煩也苟言談繁重且冗長則無要用之語而
意旨不明聞焉者厭倦是輕本幹而重枝葉可爲
發言之戒也

志於道者須誠敬以守其志不然則流蕩放荒而忘
道終亦必区而已矣

今之學者大率責人之不善之意患常多而責己之

不善之意思常少此謂以聖賢律人以衆人待己是以爲學者所以終無益于己也

敬者戒愼恐懼之謂非把捉之謂也若操心強爲把捉是爲助長之病所謂拘捉則難久也其弊或流而爲色莊人者多矣不可爲敬也今執敬之人動以敬爲束縛強持之事非聖賢言敬之本旨然一於和而安排布置不節之以禮者亦去敬彌遠矣

胡敬齋說敬字一節甚佳曰朱子說畏字是敬之正意篤信曰敬字合於程子謝上蔡尹和靖朱子之說而見之則意義始明備矣敬是畏字之意畏則自然平一而無適且常惺惺收斂不容一物此數說皆是畏字中所在畏只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之意蓋以畏字說敬是朱子晚年之說可爲敬之正義後世學者不知敬之義偏執於敬而被束縛是以蔽固滯矣所以去敬益遠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蓋不仁者必不知何則不仁之人失其本心而是非之心昏矣故雖聞忠言不信因聽之不聰也此不可與言也因其無知故非啻不能知義

理之可樂雖危菑之可懼亦不能知是以安其危而利其菑荒淫暴虐樂於所以致敗亡者雖危菑既至亦不悟終以取敗亡可謂昏愚之甚也國語古人謂之人覓天禍而不弭也孟子所謂樂其所以亡者也尹起辛曰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亦此意也古來不仁之人往往皆如此嗚呼可哀哉

不知之人豈唯不能知義理之可爲而已乎抑雖利害亦不能知是以背仁義行貪暴而不止至敗家滅身而不顧可悲哉此安其危而利其菑也

劉敞弟子記曰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親之擇君然後事之竊謂此言可謂至論也蓋不擇術而學則迷左道與俗學而終身不悟陷身於非道不擇師而傳則投身於非人而不能闢正道勞而無功不擇交而親則陷身於非義而不覺無益而有損不擇君而事則喪身於無道臨危亂而有悔嗚呼不擇此四者終歸于愚學者之所當審擇也孔子以不擇里爲不知夫里俗之於吾身其所關係比此四者爲遠猶且貴擇之而况於此四者可不擇乎

讀六經語孟以宋儒本註爲先固善然古註疏亦不可廢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朱子於四書詩易既作傳註而其言如此然則古注疏亦不可不考夫朱子之作傳註義理精當固不待古注疏然如訓詁文義名物制度讓于古註疏而不詳解者亦多矣今人之讀經也不考索於古註疏却汲汲貪見於明儒之諸說是舍本務而趨末流也盍看漢唐諸儒之註疏則得文義之故實而可爲考證者多矣不可廢

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六經言仁信始乎此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六經言義禮始乎此又曰天乃錫王勇智六經言智勇始乎此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六經言性始乎此大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六經言誠始乎此

學問之要有二在知其所未知行其所已知而已爲學者必欲造道欲造道者貴擇術欲擇術者又必可擇師友師友明良則學術正矣學術正矣而後可造道也苟學術不正則勞心志費日月而終身

無成功或迷于曲徑邪路者多矣一失脚則不能復于正路故學者須以擇術爲第一事

看史而不專經則其蔽也流蕩而忘返也耽嗜詞章則心爲之所累可謂玩物喪志也夫詞章之學比之看史則用心過多其爲蔽也大蓋學者不專一于義理則其志荒而不能進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爲學之工夫貴精專

學者若於事物之上有未講究則天下之庶務有所不能察識故雖無私心而事不當理者多矣然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可講究盡只於其切近者精熟則其餘可以類推况有餘力則又可博講究乎

伊川曰自洒掃應對上而可到聖人之事洒掃應對者道之粗也聖人之事者道之精也小學之書所載皆是自粗入精之教也

學者不可因庸人之毀譽而爲喜愠如吾所行之得失當以聖人之道爲準苟其所行與聖人之道不背馳雖擧世毀我乃求全之毀也非所以爲愠苟與聖人之道背馳雖擧世譽我又不虞之譽也非所以爲喜

大抵道之不明因師道不立也師道之不立豈特師

之非其人也哉抑亦由弟子之不嚴於師也

讀書之序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須從本到末不可從末到本蓋從上做下者先看古書而後及近世也從本到末者先治經傳而後及史子也

理欲不兩立纔不主乎彼則主乎此是學者之所以常存敬畏而不可須臾離道也

學者雖講習於正學然而理有通塞心有偏正故雖同學之人所見不能無同異是以朋友之議論相與須虛已受人捨其邪取其正辨其異而歸其同苟偏執已見自是自夸強辨好勝之人未足與議也

雖古昔豪傑之士然氣禀多偏故其心術言行又不能咸純粹平正於其學術亦然學者宜取其長處捨其短處採古人之言行者所宜察也

凡讀書窮理者欲博且精博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通精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博與精二者備矣而後可為窮理之學是致知之道也嗚呼窮理之學用力久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通明其樂不亦大乎

古語云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是言自知最難也然知人亦甚難蓋依其知愚好直邪正隱于其心

曲而不易察也若夫自知者是吾之心曲所獨知其是非曲直誠可易明却爲最難者何耶蓋衆人私意蔽固往往自是自足以不知爲知之以未能爲既能是以自知爲最難世有自夸之人是愚之甚者也何則自夸者不能自知不能自知者無照察之明而然也荘子曰知其愚者非大愚此言却是

智者必有仁仁者必有智益是非之心觸事而發見與惻隱之心感物而發動同是本心感通之道理如針刺爪抓亦知痛癢一般故不知者必不仁恐刻者必不通明不仁不智倶是本心閉塞而不能

感通也夫智者必有仁無仁不足爲智然智者所得之分數智多於仁故獨稱智者仁者必有智無智不能行仁然仁本心之全德兼智而在其中矣其爲人也仁爲之主故不稱智者而稱仁者

道理本自廣大其粗淺處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其精深處非知者則不能通徹矣苟欲知慮精明雖天資聰敏之人亦非有寡慾養心之助則不能也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慈愛恭敬日日未干已自責其不足而不休是可爲行善焉以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慈愛恭敬日日求于人責其不足而不休是可爲行惡焉欲知行善與行惡之分無他求已與求人之間也

朱子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胡敬齋曰朱子曰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爲篤信曰父子兄弟是天合故雖庸人鮮有欺僞君臣朋友是人合故易至苟且自欺故於此說忠說信蓋就所不足言之且如夫婦固欲和順然其親暱易至褻狎故於此說別又就所不足言之況君臣勢

位懸隔故其情意踈遠踈遠者易至欺罔是臣之常不足處便是臣之所當盡也苟不就所不足說而徒謂忠是臣職當爲則忠是實心凡五品之道皆不可闕何可以之獨施事君乎朱子所謂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說未可以爲非胡氏之說反覺不是

君子棄其財而救貧窮者非不愛其財愛其財甚而欲用之德義也故能賑恤貧窮者視其平日用財必儉約不妄費之士也不能救貧窮者必驕奢妄費之人也

水靜則清明燭鬚眉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人心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蓋能慮者明之所生也能得者即知得也故非靜則不能生明

伊訓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言人君之德以明爲主不明則不能知人官人旌別淑慝其所信用者姦佞讒邪之人而已雖欲爲治而可得乎故克明之要在知人而已人臣之德以忠爲主忠者盡己致誠而不欺之謂不忠則不能薦賢納諫而正其君唯以固寵貪祿爲志何以有益于國家乎夫人君之不明莫大於不知人人臣之不忠莫大於蔽賢明之反爲暗忠之反爲欺君臣之不德以此爲大

古人之爲學也所以道明德立者何也因其用心之精也今人之爲學也所以道不明德不立者何也因其用心粗也蓋用心精則其察理也密故其道明焉其力行也愼故其德立焉用心粗者反此程子以爲顔子所以未至聖人者其心麤大以顔子之聰明純粹尚且如此况凡學者豈可不用心於此乎至技藝亦然其所以有良拙者由用心之有精粗而已　本邦之人古來學道藝所以不及中華者亦因傷于粗也

常人之議事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利故所思不能周悉往往偏倚蔽固自以爲是以所見所行中理者寡矣是猶不見四方而唯知於一隅也

夬卦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斯言最當體察蓋雖忠告而善導然聞之者不能信是因聞之不明可謂頑愚而難曉也雖言者賢哲難奈之何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是聰不明也韓子曰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謂其聞而改之也是聰之明也薛文清曰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篤信謂聞善言不能信者是亦稟氣之濁者也世有剛慢不遜而自許大過者此人必聞言不信是即聰不明者因稟氣之濁也

克慾以剛須知猛將之鏖敵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逢強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尚何問哉此譬最切是可爲克己之良法學者之所宜循守也人能從事於此則何己私之難克之有凡講學之得力者在于克己之私慾與知過而能改不然則雖從事于講學何以爲

天之授人以才學與貨財豈惟厚其人而已實欲以令補衆人之不足者也然則有才學者有教人

而不倦多貨財者可施人而救恤是畏天命而順事之之道也不然則侮背天之命也可不畏乎哉

天地雖方于大寒大暑大風大雨迅雷地震大變之時不失其太和是以發育萬物而生理不息人雖方于艱難多事之時窮困危變之時遇横逆拂戻之事不可忘從容自得隨處而樂之工夫中庸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也苟不如此則與天地之和氣不相似

厭煩是人之大病是所以人事之廢弛功業之不成也蓋事物之應接雖煩多皆是吾人所當爲分内之事也但循序漸爲則無苦心勞力之患而有果行成事之功程子曰非是事累心却是心累事也朱子曰學者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此等之言可爲放惰而厭事者之戒今之學者往往有厭煩之病所以終不做事也故呂氏童蒙訓曰鹵恭而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明費元祿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煩天下何事不可做此兩言子弟之輩所宜省也

人知其過者寡矣此知過爲難而知過而能改者爲最難故自知過而能改聞過則喜者皆爲可貴耳

義是天下之公利是一己之私公則善而有福私則不善而有禍世人非唯不知義利之可取捨復不能知吉凶禍福之所由起是以狥私背公捨福取禍其終至于敗家滅身而不悟可勝歎哉古人所謂貪天禍而不弭者是也

子弟之輩與放蕩無頼之客往來則為彼被倡誘不陷非僻者鮮矣故教子弟須以擇交為先朱子曰劉元城有謂曰子弟寧可終歳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理夫子弟終歳不讀書固可為太不佳然一日近小人則其禍不可量豈終歳不讀書之比耶然則子弟之交游可不祇懼審擇耶豈啻交友而已耶雖子弟之左右僕從亦不可不擇蓋少年未有定見聞言則易遷憸邪之言便佞之說易入可不恐哉

學者以志為本無志則雖讀書該博而無益於身非徒無益苟無志者以才能在身自矜侮人則害德莫大焉然有志者或寡矣是以雖天下之讀書者多然有益者甚寡有損者間有之故教人不可不擇也凡教人者示之以謙恭為先苟其為人也有小人之性則雖子弟之輩不可欲博學多才恐長

其敖慢也唯教之以孝弟遜順諭之以忠信不欺道之以謙恭而不侮人勸之以儉約而不奪人威之以天道福善禍淫之説而欲使彼遠罪遷善而已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哉可以爲戒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謂可使由之者令行義理之所當然也不可使知之者不能使知其所以然也聖人豈不欲使天下之人咸知道乎然以其勢必不可得也此以其稟性之上下而言可不可也若以居位之上下言其可不可則古人小學之教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皆有之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無貴賤無智愚皆得入而學之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禮義廉恥之則與洒掃應對六藝之文故天下之人無不學其所學皆是民生日用彝倫之法而切于身之事雖庸輩易知易行是民可使由之也如大學之教是治國平天下之學唯王宮國都有之而其他如郷閭族黨雖人民衆多之地無之蓋天下億兆之民不能使之咸入大學而教之學之其學之者唯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者而已是

民不可使知之也

素問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愚謂病之微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是微者逆之也此爲正治病之甚也寒者涼之熱者温之是甚者從之也此爲反治蓋病之甚者正治則杆格而不入故從之而反治竊謂諫人之道亦當如此其蔽淺者可以法語之言是直諫也猶病之微者逆之而正治其蔽深者可以巽與之言是諷諫也猶病之甚者從之而反治也知二者不可妄施而各從其宜是可謂善道也

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篤信謂程子之言以避嫌則有害於義者言之蓋見義而必爲者不畏嫌疑也避嫌有害於義者如漢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爲不可之類是也文帝之避嫌也雖與私外戚者不同然唯畏人之疑而不以至公舉之是亦私意而已復有以避嫌爲善者禮曰嫂叔不通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且如古詩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是皆言不可居嫌疑之際也如晉陳壽居喪而有病使婢丸

藥之事亦可以爲戒豈可以避瘢槃乎爲不可乎
情慾之萌其初甚微故制之也易後來陷溺之久雖
知其不可而不能克之故不制之小則難奈其大
古語曰兩葉不除將用斧柯豈不然乎然則人之
所好其始不可不察

自賢自是者行有不得不知反求于己唯務責於人
而已是小人之情狀也故曰責己而不責人者君
子也責人而不責己者小人也豈啻君子小人之所
由分而已哉雖國之興亡治亂亦繫此左傳臧文仲
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人之所好其勢不兩立此重則彼輕故古人曰楚劍
利而倡優拙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爲學者
欲專一于道義而用志不分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此衆人所毀譽之常
情也況小人奴婢之毀譽或因有私暱舊恩或因
有私怨宿憾緊皆自私意所發而不足以爲信耳
大率聞毀譽而精察不迷眩者可謂明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竊謂尊
信其所既聞以是推類窮理則其知識將高明篤
行其所既知以是自修日進則其德業將光大

無實而得名者可恥之甚也雖偶然一時得之終亦必亡而已矣非所可喜也

聖人陰陽合德剛柔兼備故仁義之德全矣中人以下不能無偏性故明于彼者暗于此長乎此者短乎彼中人以下之性往往如此天之生物無全功是自然之理也治性之道裁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而欲無偏而已

漢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愚謂治性者乃宋儒之所謂變化氣質也匡衡之言亦可以爲治性之法

夫道一而已故學焉者貴純一若行王道而雜霸術者爲伯道非王道也爲儒而雜異術者爲異術非儒也學程朱而雜陸王者爲陸王之徒非程朱之學也行道誼而雜功利者爲功利非道誼也蓋雖清冽之水苟有一點之汚穢不可呑也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其報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其報蓋天地父母本無意于求報其恩所以廣大而無窮也今施纖芥之恩於人而人不報則爲忿懟是誠可謂薄夫也

程子曰學者須先温柔温柔則可以進學竊謂温柔

是德之始德之接人也本自温柔接人不温柔是所以無德也故君子之對于人倫皆以温柔爲始只臨下之道須嚴威儼恪然其心本自須温柔不可刻薄蓋温柔嚴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做事制行苟當理則雖愚俗誹笑不可畏蓋世之毀譽往往不中理者多矣不足爲憂喜也况世俗之所誹謗必而後定乎顧歲月奈何而已矣若淺智薄行之人一聞人之誹謗則畏縮而不奮所以不能成行也

日日行善而不休雖小善而不廢一日有十二時之

功一月有三十日之功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之功其積累之至高大不可測知須樂善而無倦古語曰塵積爲山踰積小善而成大德也

天運而不已日月行而不往寒暑來往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是皆天道之流行道體之自然也故君子法之自彊不息自彊者循其自然之理也且能養生者動靜有時而不偏于安逸導氣而不閉塞循其元氣流行之自然而已是亦法于天行健而自彊不息也

事務雖多不可急迫急迫則不能思慮周詳且動作草率而不過者少矣故凡事緩則得忙則失

學者須知其要而務守之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盡矣殆非虛言矣蓋爲學之要在立志心術之要在主忠信躬行之要在篤敬讀書之要在精熟進學之要在致知克己之要在勇猛免禍之要在愼言蓋知其要而守之則用力專一而得效多矣苟不知其要雖泛求之難爲功故程子曰所守不約泛濫而無功

交際之間若有情意疎薄而曠闕於音問只當謝吾志之不厚不可託于外事紛冗而爲飾於其疎畧是雖細事然文過自欺非忠信之道所以害心術爲大也可不戒乎古語云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亦此意也

猜想流言之惑人也是古今之通患雖豪傑或不能免況其下者乎若夫惑小人之言而信讒發怒疏骨肉斥忠良不知孰甚焉家之衰亡國之危亂繫焉不可不畏省而察識之古諺曰不癡不聾不爲家翁此乃智者之事

知人甚難唯明而公者能知人闇而私者不能知人衆人知識闇昧私意蔽固故闇者不能監察人之曲直邪正而妄信人之毀譽欺僞私者徇己之愛

憎喜怒而妄决人之賢否得失雖欲不誤而不可得也

天地之間淑者常少慝者常多是以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且世間順適之事常少拂戾之事常多世態如此固不足爲怪今之人一事不快于我心則怨懟於人是多欲之人不知世情物態愚之甚也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盡快我意愚謂人能體認此語則庶乎遠怨懟益制自家之心雖其機在我尚且難制御而况於他人乎許魯齋亦曰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然則可以常人望人庶幾無怨懟也

雖有忠信之人然有其心不正者益緣有喜怒愛惡之偏僻也可不自省察乎大學誠意之後復有正心之工夫以是也

人性之善也譬如地道之敏種也地道無不生於草木其所以不生者沙漠磽确之地而已然開墾培養則亦能生茂焉人性無不善其所以爲不善者因頑愚而不開明也故學貴開發其聰明人之才有賢愚者猶地之有肥瘠上智猶膏腴之地不待培養而能生茂中人以下如瘠土須加培養之功

易觀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曰齋戒以神其德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乎云云邵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不可不戒乎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又曰心者神明之舍篤信謂聖賢說神明如此夫天地人心皆有神明不可得而揜欺在人之黙知之而已

君子儒之所誦說小人儒之所誦說同是六經語孟也所誦者同而其得失不同損益異者果何也曰聖經有心迹之異聖人之言行載而在六經四書是乃聖人之迹也其所以做言行者聖人之心也君子之爲學也誦聖人之跡求聖人之心而後隨其才性之長短與其用力之厚薄而得之故所得雖有大小淺深之異然學焉則必有益也小人之爲學也誦聖人之迹而不求於聖人之心爲學所以無益者由此也

孝經大夫孝章先言先王之法服次言先王之法言與德行孟子答曹交亦先服而後言行夫言行者人事之大者也然以服爲先何也蓋服者身之表

也接人則先見者也而後聽言觀行故以此爲言行之先魯語曰服心之文也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愚謂心之所好身必服之觀服之邪正而其心術可知可不愼乎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蓋服有貴賤老幼土俗之相稱與不相稱不相稱者是服之不衷也

或問雜念紛擾爲心術之害除之之方奈何曰心有主而專一則自無此患

君子教人以豫爲貴豫之道當於童蒙之時易曰蒙以養正聖之功也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顔之推曰教兒於嬰孩誨婦於初來皆是豫之道也豫之道卽小學之法也

古語曰幼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誠哉是言也人只習善則爲善人習惡則爲惡人習之移人也大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凡學則須習習則熟熟則如自然所謂習與性成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譬之飢人欲食之理在彼與食之宜在我如父宜愛敬之理在彼當愛敬之義在我是理義之辨也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亦是此意

人不可無先見之明苟無先見之明則倚伏晴前算而不免多悔吾人之在世也譬如瞽者擿埴而行又曰殆哉然有先見之明亦是智者之事吾輩庸人不可及而已苟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志而用深思遠慮之功則雖無先見之明又以庶乎寡悔

宋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分拆言之此爲學者易曉也其實人無二性氣質之本然卽是天地之性而已性者本是氣質之謂也

朱子曰不公心之人不能讀書信哉斯言也蓋不公

心之人其心多偏邪雖力學讀書其所見不平正常徇一己之私主張之是以不能得正理所見多差所以不能讀書也

看書不要貪多只須要熟讀精思而體認道理是欲自得之也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二者仁愛之理一也然自有親疏故施之之道自有輕重如此是分殊也蓋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義者仁之所宜輕重也

衆人之爲不善而將有禍不知悔其非改其過特負

禱祀媚佛而欲遠罪難乎免禍也此因嚮禍福報應之理也

教人之道雖子弟卑幼之輩愚不肖不宜乎忿厲激怒唯嚴肅從容丁寧告戒循循誘引是所以能養成人材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乃教人之道宜如此若忿怒罵詈則人亦拂戾扞格而不容教所以不能教育人材也

大凡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而知其義理之當否有三證考諸聖經而不謬一也比諸天地萬物之理而不悖二也鑒諸我心之良知而無疑三也能以此三者試義理之當否庶乎不違矣三者之中考諸聖經者乃其本也

不尊德性而循物慾譬如以隋侯之玉彈千仞之雀方見不知其輕重貴賤愚之甚也

常人不知吾性本是天地之性而自為下愚之趣却把吾心處汚賤下流之地了可謂褻天之明慢人之紀乃自暴自棄之甚也

天道流行運而不息者何以見之日月之往來四時之推移雨露之施滋川流而不竭草木之發生暢

茂是皆可以見天地之化静觀則萬物皆有生意暢知其妙哉知之者乃知道也

孔顔之樂周程之所引而不發朱子之所不盡言也益博文約禮之工夫成熟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樂初可知而已矣非吾儕庸輩之所以想像億度而可得其彷彿也然而夫子屢言樂是必有以也然則雖衆人又必不可無樂而樂之有道而已矣且夫草木之發生禽獸之和鳴鳶之飛魚之躍亦是草木禽獸蟲魚之所爲樂也然則雖衆人亦不可無其樂其所樂之意味多寡之分數雖與

孔顔之樂不可同日而語然人物之性中自然有生理此樂之所生故雖衆人不能無此樂如衆人亦克己復禮之功一分進則有一分之樂所樂之多少隨乎人欲去處天理流行之分限而已苟人而不知此樂則貪于酒食溺于聲色樂驕樂佚遊樂宴樂凡百玩好皆足以蕩其心至于放僻邪侈無不爲而已是因不知在我之樂也然則孔顔固雖吾曹庸愚之非所可尋然人人皆有本然之樂而在于心是爲眞樂不可以比世俗之樂故雖衆人亦須知有此樂而樂之不然則陷溺于世俗

之樂而不知返是小人之歸也

孔顏之樂非樂道又非樂天理之謂且非別有一物而樂之若謂以道為樂則道與樂倏二了人心本天命之所在天機常生生不息故滿腔常欣欣和氣其生意不息隨處欣合和暢是謂之樂是人生心裏自然所有之天性也非獨孔顏有此樂人皆有之孔顏能勿喪耳常人雖有之為私欲被閒隔了所以不能存此樂也學者存養克己之功熟而視聽言動無非禮則日用動靜之際天機流行發見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便是樂既有此樂則日新而不息至於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且如人之吟風弄月詠歌舞蹈以養其血脈與夫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鳶飛魚躍皆是同一天機自然之生理而無非樂也

記曰君子樂得其道蓋得其道者惟心無私欲而事當理之謂不得其道則反此得其道則隨處而樂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然則雖處逆境而不失其和樂之心況於順境乎立則樂乎立行則樂乎行臥則樂乎臥飲食則樂乎飲食燕客則樂乎客觀山水則樂乎山水如此則無所往而不樂

也非樂驕樂樂佚遊蓋自有其樂爾
人之心有本然之樂則目之所睹耳之所聽身之所
觸風花雪月四時之佳與山川之勝景鳥獸之和
鳴草木之榮華凡滿天地之間者皆足以養吾本
然之樂是以舉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悅吾心養吾
身之具其富饒也終身不可用盡惟非藉外物之
美以爲吾樂外物之美來觸而資吾本然之樂而
已苟無本然之樂則外物之奉我身誘我欲者適
足以爲累吾心傷吾身之具而已何足以爲樂哉
君子之心有本然之樂是人心之所固有天性之自

然也如花月之悅目聲樂之娯耳之類是特藉外
物而助吾之樂也非專以是爲樂之主苟心失本
然之樂而徒欲以身外之尤物爲悅樂是以外物
爲樂之主所以惑而不樂非君子之所爲樂也
樂是人心之天機雖常人亦皆有之豈唯人心有此
樂而已哉如草木之發生禽蟲之和鳴亦是天機
之發動可以爲其樂唯人爲氣稟蔽錮物欲間隔
失此樂者舉世皆然人情無不欲吾樂然衆人不
能識人心本自有此樂惟中無所得則不能不藉
外物以求樂是以聲色臭味之欲無所不至然不

能以道制欲則惑而不樂故其初雖耽樂然其終不能無憂患人之所以惑而不樂也

孔顏之樂與吟風弄月之樂爲不同者何也蓋以孔顏之樂不在乎外也然吟風弄月之樂雖在外亦可以資吾之樂非內外不相干涉者也

君子之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常處變從容灑落故雖入貧賤患難之中不改其樂又況於富貴順適之時乎是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蓋君子之心固有本然之樂而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此非待外物而後爲樂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樂也內焉則詩書禮樂飲食衣服外焉則山水風月花木鳥魚亦皆可以資吾樂顧所資其樂無窮而其所樂亦無盡是豈可不自得乎君子之所樂如此則豈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哉

作善自天祐之而降百祥作不善自天害之而降百殃故作善是百福來集之基勝于諂神佛何必百信君子爲道衆人爲福衆人亦須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而畏天奉若避災求祥此理古今華夷之往迹歷歷可見矣是天道之至教必然之理可信可畏而不可疑

凡居家立朝獨處接人皆當隨處逐件點檢其言行須自省察其所言所行之善惡而愼其獨不可一事自欺而放過必如此而行修言謹之功可進

學者以誠乎實爲先務須遜志務時敏且不可以浮躁淺露自矜自是爲禁戒

蔣子方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篤信謂是言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成者之所以少何耶蓋因學之不正與不專一是識見不明故不知爲學之道也以訓詁章句之習欲知道者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吾輩自少年爲學亦如此也

老初知今是而昨非非可謂晚也

愼思錄卷之一終